

翠凤翔龙

卧龙生著
台·湾

黄山书社



翠凤翔龙

台湾·卧龙生著

(下)

黄山书社

第二章

岳云翔快走加鞭，很快便进城到达上次住过的那家客栈。进入跨院，毛巧云果然仍住在原来的房间。

毛巧云一见岳云翔，又惊又喜：“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担心韩宅出事，在武盟只住了一晚，天一亮就再赶到华阴来。”

毛巧云立刻又现出悲凄神色：

“你来得还是晚了，韩宅已经发生了意外。”

“我已先到过韩宅，一切全知道了。”

“那么你现在到这里来？……”

“自然是来看望你，为了韩宅的安全，我必须尽早回去。”

“难道你就不管我了？”

“你若愿意，最好和我一起回去，这样我就可以两面兼顾。”

“也好，现在就走么？”

“当然越快越好。”

于是，毛巧云提起一个随身包裹，便和岳云翔离开店房。

行经柜台，虽然尚未住宿，毛巧云还是付了一晚的房钱。

为了不打扰韩宅，两人先在一家饭馆用过晚饭，才赶往韩宅。

回到韩宅，天色已晚，所幸风平浪静，这段时间并未发生任何意外。

毛巧云一脸哀伤的，也在韩老头灵前拜了几拜，才回到原来住处。

岳云翔因担心韩宅安全，几乎彻夜未眠，不时在韩宅四周巡视。

直到天亮，他才上床好好休息。

大白天发生状况的可能性不大。

现在，反而是毛巧云在悉心服侍岳云翔了，盥洗用水以及一日三餐，全是她负责料理。

韩宅发生了这种不幸的事，又加岳云翔心情也受到极大影响，毛巧云也跟着知趣起来，她变得很正经，已不再对岳云翔纠缠。

岳云翔见毛巧云对自己照顾如此无微不至，也对她不再鄙视，反而心存感激。

此刻，岳云翔只盼望着武盟早些派人前来，以便自己立即返回东岳。

看看到了天晚，武盟终于来人了，而且由文天仪亲自带来。

文天仪带来两人，这两人都是武盟的一流高手。

文天仪先在韩老头灵前拜过之后，才和岳云翔一同来到户外。

他凄然叹息一声道：“岳老弟，想不到事情还是发生了，吴、何二位长老的手段，也未免过于毒辣了。”

“文兄，这事必须请郝盟主详查，像吴、何两位这样长老留在武盟，实在是武盟之羞，一旦查出凶手，郝盟主就该将他们治罪，或者把他们逐出武盟。”

文天仪苦笑道：“盟主当然会加以详查，否则武盟的声誉何存？又何以领袖群伦，只是……”

“只是什么？”

文天仪又叹口气道：“也许老弟不知，吴、何二位长老，在武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目前武盟的上上下下，几乎将及半数受他们操纵，想除去他们，必须找到适当机会，昨日盟主在长老会议上一直忍气吞声，正是为了顾全大局，难道老弟还看得出来？”

岳云翔皱眉道：“莫非武盟中也有派系之争？”

“正是如此，目前武盟中有不少次级团体，目的只想争权夺利，吴、何两名长老，就标榜的什么正义会，人数最多，也是武盟中最大的一害。”

“郝盟主总该想办法好好整顿一下才对。”

“这事谈何容易，不过我倒想出一个办法。”

“文兄请说说看！”

“要想清除武盟本身的害群之马，最好是借助外力。”

“文兄所说的外力，是指的哪一方面？”

“譬如老弟便是外力。”

“文兄是要小弟清除他们，小弟只怕力有未逮吧！”

“也许，但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人。”

“谁？”

“就是令尊！”

岳云翔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觉啊了一声：“文兄怎会把这事想到家父身上？”

文天仪正容道：“除令尊之外，这件事只怕没别人可以做得到。”

“文兄请说出理由来！”

“老弟也许有所不知，令尊当年虽是自行引咎退位，但至今武盟的旧人，仍对他老人家怀念难忘，而吴、何两名长老，正好是当年的旧人，由令尊来为武盟清除昔日手下的败类，正是最为名正言顺的一件事。”

“可是依小弟预料，家父决不肯这样做。”

“从前也许不肯，但现在他老人家一定肯。”

“这又是什么原因？”

“吴、何两人在长老会议上，已公然指明令尊在当年武盟失宝事件上有嫌疑，令尊为了维护声誉，必定会亲来武盟一趟，那时岂不正是清除吴、何两人的机会？”

“文兄说的也有道理，但事情恐怕不是那么乐观。”

“以令尊的武功，对付吴、何两名长老，该是轻而易举，而且名正言顺，更何况他们二人怀疑令尊清白，势必引起天下武林公愤，若由令尊出面惩治他们，决不会有人提出异议。”

“可是小弟不方便对家父提出这项要求。”

“老弟当然不方便提，只要令尊肯驾临武盟，武盟方面自然有人和他老人家讨论此事。”

“好，小弟就听文兄的。”

文天仪顿了顿，又道：“现在我想和老弟谈谈另外一件事。”

岳云翔茫然问道：“另外还有什么事？”

“有关毛姑娘的事。”

“文兄可是认为她住在这里不妥？”

“的确不妥。”

“可惜小弟实在找不出她的安身之处。”

“老弟可否把她带回东岳红叶谷？”

岳云翔眨动着眸子道：

“文兄为何有这种想法？”

文天仪道：“这是最安全的办法，至少她可以在府上充当一名下人，负责服侍令尊令堂，我想她在无家可归的情形下，一定乐意，而且是求之不得。”

“她也许乐意，但家父母是否接受，却很难说，尤其小弟无缘无故带一个颇具姿色的年轻女人回去，难免不引起家父母的疑心。”

“老弟只管对令尊令堂实说，有功于武盟的人，曾对寻宝之事尽过力，虽然宝物又生变化，但她还是功不可没，令尊是当年武盟盟主，同样关心武盟失宝之事，就凭这一点，他老人家也不得不收留她。”

岳云翔沉吟了半晌道：

“文兄且让小弟考虑考虑再说。”

文天仪站起身道：“老弟准备何时动身东行？”

“小弟就是在等武盟的人前来，现在既然文兄到了，明天

一早就可动身，文兄还有什么交代的没有？”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件大事，我现在再到灵堂去一趟。”

“为什么又要到灵堂去？”

“韩老伯因武盟的事死于非命，武盟在道义上必须负责料理他的后事，以及接济韩宅今后的生计，正好我带来一百两银子，现在就去交给韩老太太。”



文天仪走后。

岳云翔想起他所说的由父亲出面除去吴剑寒和何凌霄，越想越觉这该是件人人称快之事。

像吴、何二人手段如此狠毒，若让他们留在武盟，势必对天下武林不利，除去他们，正是为天下武林做了一件好事。

另外，他也决定硬着头皮把毛巧云带回红叶谷。

他想到父母年纪已大，正需有人服侍，毛巧云在这方面，必定善解人意，说不定父母还真会喜欢她。

想到这里，便一迳来到毛巧云房间。

毛巧云还不曾睡，连忙沏了杯茶道：“公子来得正好，不然我还想去找你呢！”

岳云翔哦了声道：“你有什么事找我？”

“我想你很快就要走的，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里，我又怎能不担心今后的安全。”

“文监察已带着两名高手住在这里，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可是文监察必定很快也要走，那两名高手，你就相信他

们一定可靠?”

“你放心，我已决定带你走。”

这句话使得毛巧云几乎呆了一呆：“什么，你要带我走？带我到哪里去？”

岳云翔含笑道：“自然是把你带到我家里去。”

“真的？”

“不相信？”

“你怎么忽然改变了主意，肯这样做？”

“自然是顾虑到你的安全。”

“你把我带回家里以后呢？”

“这就要看你肯不肯了，你若不肯，我就打消这个主意。”

“我有什么不肯的，莫非……”

“我希望你能服侍我的父母。”

“那太好了，这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好事，令尊曾是前任的武林盟主，名满天下，我能有机会服侍他老人家，哪有不心甘情愿的。”

“那就好，不过你最好能在家父母面前，暂时隐瞒住过去的身分，否则，家父母很可能不会收留你，同时我也难以向两位老人家交代。”

“这方面我也想到了，可是咱们两人的说法必须一致，咱们就商议商议好不好？”

“好，现在就商议商议。”

翌日一早。

岳云翔便和毛巧云动身东行。

文天仪特别送了一程，然后依依而别。

一路晓行夜宿，长途跋涉，岳云翔顾念毛巧云行走不便，特别替毛巧云雇了一乘驮轿。

大约半月之后，已到达济南。

在这半个多月里，毛巧云一直表现得规规矩矩。

毛巧云是聪明人，她已经想通了，不论在年龄和身分上，她都和岳云翔难以相配，若只是一味纠缠，万一把岳云翔逼急了，而将她撇下不管，岂非得不偿失，倒不如到达东岳红叶谷后再见机行事的好。

由此看来，她也并非完全死了这条心。

为了慎重起见，岳云翔还是把毛巧云暂时留在济南一家客栈，自己先单独回东岳红叶谷去。



红叶谷，是东岳一处有名的山谷，谷内渐行渐宽，别有天地，景色绝佳，有如世外桃源。

由于谷内枫树特多，每到秋天，红枫点缀满山，所以取名红叶谷。

这里原本是名震武林一代大侠岳子瑾的故居，岳子瑾在由武盟盟主职位上引退之后，仍回到这里。

在临近谷底的一片山坡上，有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筑，这里便是岳子瑾的居处，取名“桃林居”。

因为居处的四周，遍植桃树，桃树之外，又有柳林。

门前是一道清澈的小溪，流水潺潺，终年不竭，溪流上架

着一道拱形木桥，小桥流水，美景直可入画。

岳宅房舍不少，但人口却极为简单，除岳子瑾夫妇和岳云翔上，只有一男一女两名老仆。

这时，在“桃林居”的正屋里，正坐着一名须发半白，但却满面红光，神态釜奇脱俗，令人望之肃然起敬的老者。

这老者正是誉满武林的一代大侠岳子瑾。

岳云翔则在一旁正襟危坐。

此刻听两人谈话的语气，岳云翔显然已把武盟失宝查获之后又生变故之事禀报完毕。

只听岳子瑾道：“武盟吴、何两位长老当真认为为父该到武盟做一番交代么？”

言下并无反对之意。

岳云翔谨声道：“吴、何两名长老似乎别有用心，为了父亲声誉不致受损，你老人家还是去一趟的好。”

“郝盟主的意思呢？”

“郝盟主曾极力维护父亲声誉，他也希望父亲能到一次武盟。”

岳子瑾沉吟了半晌道：“你方才说有位毛姑娘，曾对失宝一案尽过不少力，又说她在华阴时曾险遭奸污，这位毛姑娘目前人在哪里？”

岳云翔连忙躬身道：“孩儿正想禀明父亲，孩儿已把她带回来了。”

岳子瑾两道白眉一扬道：“毛姑娘必是一个年轻女子，你怎可把她带到家里来？”

岳云翔心头一凛：

“武盟的意思，孩儿实在迫不得已。”

“武盟的意思？你说，武盟为什么会要你把她带到家里来？”

“毛姑娘曾为了武盟失宝之事立过功，因之有人追杀她，武盟曾答应维护她的安全，因之才又把她带到武盟总坛，只因不方便把她留在华山青云崖，才把她送到华阴一处民家，偏偏却又有人想奸污她，在这种情形下，武盟才希望由孩儿把她带回来。”

“你把她带回来，可想到该怎样安置她？”

“孩儿已问过她，她情愿充当一名侍婢，服侍您和母亲两位老人家，家里人手不足，有她来正好可以帮忙做些事情。”

岳子瑾缄默了半晌道：

“难道她就无家可归了么？”

“她自幼父母双亡，后来被一位老人家收留，沦为江湖卖艺的，偏偏那位老人家也死了，孩儿和武盟文监察在洛阳遇到她时，她正在到处流浪。”

“你既然把她带回来了，为什么人却不见？”

“孩子担心受责，暂时把她安置在济南一家客栈里。”

“她叫什么名字？”

“叫毛巧云。”

忽见岳子瑾神色一变，失声道：“什么？她叫毛巧云？”

岳云翔不觉心头一震。

愕然道：“莫非父亲听说过她？”

岳子瑾长长吁一口气：“不必问这些，明天马上到济南把她带来。”



岳云翔再去拜见母亲。

为毛巧云的事，岳云翔既高兴又纳闷。

高兴的是父亲不但并未见责，而且要自己马上到济南把她领回家来。

而纳闷的也是同一件事，看父亲的神情和语气，似乎非常急于和毛巧云见面，这又是什么原因，简直令他百思不解。

翌日天一亮。

在向父母请过安后，他便匆匆下山赶往济南。

济南在泰山之北，而红叶谷又是泰山临近济南的一方，以岳云翔的脚程，过午之后，便已到达。

进入那家客栈，毛巧云正刚刚用过午餐回到房间。

此刻，毛巧云虽已无安全上的顾虑，但在行动上还是十分谨慎小心，自岳云翔走后，从未迈出过客栈大门一步。

毛巧云惊喜的问道：

“你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莫非还不曾回家？”

“我是奉命来接你到红叶谷的。”

毛巧云越发喜形于色：“真的？老爷子已经答应了？”

“若家父不同意，我怎敢带你回去。”

“那太好了，我真要谢天谢地。”

“现在就动身吧！”

“现在走，天晚以前能到达么？”

“走多少算多少，反正是越快越好。”

“好，我这就跟你走。”

此刻的毛巧云，简直像要由地狱升到天堂，那份欢欣雀跃的兴奋之情，谁也难以形容。

岳云翔代为付过店饭钱，两人很快便离开客栈。

一路之上，毛巧云一直对岳云翔家中的情形问长问短，看样子她是真想在红叶谷的岳府好好表现一番。

当然，说来说去，其目的还是为了她自己。

看看到了天晚，路程才只走了一半。

“公子，山上好像还不能找到人家，是否要找处人家投宿呢？”

“那要看你了。”

“看我？……”

“你若走得动，不妨继续走，三更前一定可以到达，如果走不动，那就只好投宿了。”

“你放心，就是走到天亮，我也想走，恨不得一口气走到。”

“那就继续走吧！”

果然在三更左右已到达红叶谷。

谁知已到这般时候，那名叫李江山的老仆仍等在门外。

李江山和其妻黄氏这对老夫妇，在岳府已做了三十年以上的仆佣，对主人称得上是忠心耿耿，因之，岳子瑾伉俪也一直对他们另眼看待。

“公子回来了？这位就是毛姑娘吧！”

岳云翔连忙为毛巧云介绍。

毛巧云在路上早问清楚岳府情形，也连忙口称“李大叔”，上前见礼。

岳云翔带着歉意道：

“李大叔怎么到这时候还没睡？”

李江山道：“我是奉老爷和夫人之命，在这里等候公子和毛姑娘回来的。”

岳云翔暗道：“幸好没在外面投宿，否则岂不有劳李大叔空等到天亮。”

接着问道：“我爹娘是否已经睡着了？”

“老爷和夫人早睡着了，别再去惊动他们，毛姑娘的房间已经整理好，就先睡吧，等天亮再带毛姑娘去见老爷夫人。”

岳云翔随同李江山先把毛巧云送进房间，然后回自己房间就寝。

次晨天刚亮他就起床。

岂知毛巧云比他起来得更早。

当岳云翔经过她房间门口时，她已在盥洗梳妆，不难想见，在她来说，待会儿拜见岳子瑾夫妇，可是件很重要的事。

她必须让岳子瑾夫妇第一眼就留下好印象。

岳云翔再来到父母房中请安。

这时岳子瑾夫妇也已起床。

岳云翔当即禀明已把毛巧云接了回来。

岳子瑾吩咐道：“带她到客厅相见。”

岳云翔再来到毛巧云房中。

毛巧云早已打扮好，正端坐在床沿上等待召唤。

毛巧云是个心思灵巧的女人，当然知道见什么人该有什么样的装束打扮。

此刻，她不论装扮或表现于外的，还真像一名淑女，看来端庄娴雅，简直有如一名大家闺秀。

岳云翔自然也为她高兴，心想像这样的毛巧云，一定会博得父母喜欢。

“走吧，现在就去见家父家母。”

“老爷子和夫人这么早就起来了？”

“家父母一向有早起的习惯，此刻已在客厅里等着呢！”

毛巧云本来是禁不住的一阵阵内心兴奋，能蒙曾任武林盟主的一代高人岳子瑾接见，这在她从前简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但此刻却又难免有着无比的紧张。

她站起身，顾影自盼的道：“你看我这样子还好么？”

岳云翔点点头道：

“好极了，像变了一个人。”

“究竟是变好还是变坏了？”

“当然是变好了。”

“照你这样说，我从前是很坏了？”

“你自己心里有数。”

毛巧云不觉涨红了脸：“你放心，到了你家，我一定会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至少不会让你丢人。”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别忙，见了老爷子和夫人，我该如何称呼？”

“由你自己决定，现在这样称呼就好。”

“我现在是又兴奋又紧张又害怕。”

“怕什么？”

“怕见到像老爷子这样了不起的大人物。”

“用不着紧张，更用不着怕，家父很平易近人，尤其现在是他老人家主动接见你，待会儿你只要从容对答就成。”

“还有，你我之间该怎样称呼？”

“你对我当然应当称一声公子，至于我，只能称你毛姑娘，无法称你二夫人，因为你曾嫁给马庄主的事，此刻还不能让家父知道。”

“这方面用不着交代，我会见机行事的。”

“那就随我来吧！”

当岳云翔带毛巧云到达客厅时，岳子瑾夫妇早已坐在那里等候。

用不着岳云翔再介绍，毛巧云已知座上的两人是谁，跨进门槛，低着头忙急行几步，然后盈盈跪倒，发出娇滴滴的声音道：“小女子毛巧云拜见老爷子和夫人。”

但见岳子瑾两道湛湛眼神，如电般直盯在毛巧云脸上，然后轻轻抬了抬手道：“起来，一旁坐下！”

毛巧云袅袅娜娜的站起，仍然低垂着粉颈，神态显得十分拘谨的在一旁落了座。

岳子瑾再道：“翔儿，你也坐下！”

岳云翔随即在另一旁坐下，正好和毛巧云面对面。